# 《蝴蝶蘭》(短篇)

## 作者: 羽笑墨嫣

Powered by 紙言

# 《蝴蝶蘭》

如果他不曾婉轉，也許她早已明瞭他的心意。
如果她不曾畏懼，也許他們能清楚彼此的心情。
如果時光能夠倒退，也許他們會嘗試勇敢一次。
只是，世界並沒有所謂的「如果」可言。
世上的每一種花，都擁有一個「花語」，花語就如它們的象徵，代表着親情、友情、愛情等。而你們，又知道多少種花的語言呢？
她和他，從小便在一起，是人們所說的「青梅竹馬」。
女孩的名字很特別，是以一種花作為名字，但是女孩卻非常討厭自己的名字，連帶着討厭起作為自己名字的花。
「小蘭！小蘭！」男孩在女孩身後大聲呼喊，但女孩卻不願回頭，假裝聽不見而不予理會，通紅鼓起的臉頰可以看得出她在生氣。
男孩看見這個情況，他用力的深呼吸，然後憋着氣，朝着女孩的方向大喊：「胡！蝶！蘭！」
「喂！陸天宇！都說了不要叫我全名！」女孩--胡蝶蘭猛地回過頭，瞪着身後帶着得逞笑容的男孩，原本抿着的嘴唇卻敗下陣來，勾起一個淡淡的笑容。
「小蘭你笑了！即是你不生我氣了！對不起啦，我只是想找“那個”給你而已。」男孩--陸天宇看見她笑起來了，便馬上跑到她身旁，裝作可憐兮兮的解釋道，更抓起她的手臂左右搖擺着。
「知道了知道了，但是你要找“那個”做甚麼？」胡蝶蘭拍開他的手，無奈地說着。
「你知道嗎？！蝴蝶蘭有分好多種顏色的哦！其中白色的蝴蝶蘭代表着珍貴的友情！這就是我想找白色蝴蝶蘭送給你的原因。而紅色的蝴蝶.....」陸天宇興高采烈的比劃着，說着說着，他忽然感覺到一股寒氣逼近，他慢慢的回眸看了看身旁面無表情的胡蝶蘭.....他深知自己又闖禍了。
「小蘭不要生氣啊！不要走啦！對不起啊！不！要！走！啊！」
陸天宇努力追上以高速跑走的胡蝶蘭，兩人被斜陽照得在地上落下了長長的身影。
「胡蝶蘭！上學了！」十年後的陸天宇已長成一個相貌俊秀，身材修長的男生，他更是眾多女生的仰慕對象，只是卻從未跟任何女生交往過。
「陸天宇！都說了不要叫我全名了！你怎麼說不聽呢？」胡蝶蘭跑出大門，與陸天宇並肩走着。胡蝶蘭雖然不是一個美人胚子，但相貌清秀，尤其是那雙看似會說話的大眼睛，漆黑的眼珠猶如有星星孕育在其中，一閃一閃的。
「我以後都不會再叫你小蘭了。」
「為甚麼？」
「你去搜尋一下蝴蝶蘭的花語，你就會明白了。」
「.....你知道我不會搜尋的，我不喜歡關於它的一切。」
他們走到馬路前，停下了腳步，眼前一輛輛的車子奔馳着，車子的呼嘯聲響徹了寧靜的清晨。
胡蝶蘭盯着自己的黑色皮鞋發呆，毫不發覺陸天宇看向她的熾熱眼神，以及一張一合卻沒有說話的嘴唇。
「轉燈了，不要發呆了。」陸天宇拍了拍她的頭，待她抬起頭時，再指了指紅綠燈。
胡蝶蘭望向他數秒，趕緊低下頭轉移視線，並迅速邁開腳步，白皙的臉頰染上一絲不自然的紅暈。看不到她表情的陸天宇緊跟在她的身旁，站在她的左邊位置。
--據說左邊的位置是離心臟最近的地方，代表着希望能在對方心中佔一席之地。
“知了！知了！”樹上傳來蟬的聲音，又是一年，陸天宇和胡蝶蘭從高中畢業，要準備選大學了。
「天宇，你要去哪唸大學？」胡蝶蘭抓着紙巾，往額頭上一抹，抹走了數滴汗珠。
「我打算就讀本地大學，你呢？」
「爸媽說讓我到外國讀書。」
「.....是嗎。」
「嗯.....下星期要收拾行李了。」

「不能見面了呢。」陸天宇微微低垂着頭，眼中的落寞根本一覽無遺。
「我們可以傳電郵的啊！不要緊的！」胡蝶蘭用力拍打他的肩膊，揚起了笑臉。
「我會去機場送你的.....我始終還是希望你能回去搜尋一下蝴蝶蘭的花語。」
「.....我考慮一下。」胡蝶蘭放下搭在他肩膊的手，笑容僵硬了下來，然後二人都久久沒有說話。
半個月後，胡蝶蘭和她的家人來到了機場，她心裡特別緊張卻很期待，因為她將在今天前往澳洲開始新生活了。
「小蘭啊，去到那邊要好好照顧自己啊！媽媽的朋友會在那邊等你的，要一路小心啊！」
「小蘭啊，有空要打電話回來說一下近況啊。」胡蝶蘭的爸爸牽着妻子的手，陪伴胡蝶蘭一起走到禁區前。
「那爸媽，我走.....」
「胡蝶蘭！等等！」遠處傳來一把低沉的聲音，她循聲看去，發現陸天宇飛快地向她跑過來。
「胡蝶蘭！你.....要走了嗎？」陸天宇停在她的面前，他俯視比他矮一個頭的胡蝶蘭，不捨的感覺越想越強烈。
「對.....對啊，我要走了，去澳洲。」胡蝶蘭抬頭看了他一眼後又馬上低頭，通紅的臉龐出賣了她的心情。
「送給你，白色的蝴蝶蘭。」陸天宇把一塊包裹着白色蝴蝶蘭的琥珀遞給她。
「這是.....？」胡蝶蘭接過琥珀，不解他的用意。
「你.....始終還是沒有搜尋嗎？蝴蝶蘭的花語。」
「.....」
「我知道了。你要保重啊，胡蝶蘭。不.....小蘭。」陸天宇輕撫她的頭髮，現在的他說他在強顏歡笑也不為過，因為這一刻他掛在臉上的是比哭更難看的笑容。
「.....嗯，你也是，再見了。」胡蝶蘭原本打算說出口的話語在看到他的表情後，被逼咽回喉嚨，她攥緊那塊透明的琥珀，向禁區走去。
誰知道，他此刻在悲傷？在死心？
誰知道，她此刻在落淚？心在痛？
--因為他們是彼此生命中最特別的好友，所以就算日久生情，就算喜歡上對方，也難以說出口，向對方訴說愛意。
幾年後，胡蝶蘭在澳洲的大學裡以商業科一級榮譽畢業，並在一間大公司裡就職，短暫也不會再回台灣。
然後有一天，胡蝶蘭收到一封來自台灣的信，她把信封拆開，看到信封內的東西後，手一震整封信掉在地上。
又是偶然的一天，胡蝶蘭完成工作後，在家無聊上網時，驀然想起陸天宇所說的蝴蝶蘭的花語。她躊躇了一會兒，輸入了關鍵字，在資料都出現在屏幕的一瞬間，她愣住了。
屏幕上顯示的是“我愛你”三字。
原來他叫她全名是為了每天都對她說他愛她。
她在那一刻落下了淚，“我愛你”這三個字她曾想過，卻沒說過。
她的想過磨滅了自己大無畏的勇氣，她的沒說過令她失去了愛的人。
她注視着那塊依然晶瑩剔透的琥珀，被包裹在內的白色蝴蝶蘭並沒有因時間而失去原有的美麗。
只不過物還在，人卻早已不在。
她從臉頰滑落的一滴淚，
落在一張印着他名字的鮮紅卡片上。
其實愛情沒有放棄她，
只是她錯過了愛情。